

出门前,换了件大衣,又裹了条浅灰色围巾,以防山风扑打而经受不住。几日前,雪趁夜色飘落,又于白日照下速融。山麓已无所见,想必山顶阴面还有残雪吧。

只是在山谷中走动。山势使然,谷间并非凄冷不可待。吸入肺腑的空气尤为清冽,人也显得精神起来,仿佛裹着冬衣的身体不再臃肿笨拙。零星的树叶从枝头坠落,被风卷至脚旁,忽地翻了几翻,又滚远了些。树根及山道都积了厚薄不一的枯叶,一株高过亭角的朴树叶子黄得发亮。树叶恋枝头,如人行世间。

来此地前后三次了,那些刀砍斧削的岩石上的刻字惹人注目。山中再峻峭的岩石,若无古人题诗,予人的不过是冷冰冰的自然顽石。安徽山多,摩崖石刻亦多,天柱山摩崖石刻与浮山摩崖石刻多为文人墨客所留,在文化等级上自然高于那些普通香客、游人的印记。乐山乐水者,好拂拭悬崖以观古字。一面面石刻如同一块块古碑,向后来者陈述着过往人事风流。山谷流泉中,有一面,为唐、宋两代的题刻,记录着李氏祖孙同游一地之事,二人间隔八代、二百四十五年,祖上雪泥鸿爪,孙辈偶然遇见,欢喜之情活泼泼地溢出来。苏轼与弟弟同在一所寺庙题诗,重游旧地时感喟,见过的人已不在世了,题诗的墙壁也崩坏不堪,正所谓“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追求瓜瓞绵延或一族显荣,是旧时宗法社会所倡。纵然一族枝繁叶茂,个体的孤独感断难难以消弭,也不分古人今人的。即便有摩崖石刻记录,以诗文传世,念天地之悠悠,飘飘何所似的怆然之感,如潮涌心头不可抑制,陈子昂如此,杜甫如此,世间有血有肉有情有感之人莫不如是。时间似黑洞,命运如深渊,行走山阴道上的墨客们纵然泪湿青衫,仍是为人为文,哪怕作飞蛾扑火。

小学三年级时,旧屋拆迁,我和父母搬到外婆家。外婆住的地方叫上河南,我上学、放学得坐船过河,大铁船,开动起来,发出阵阵轰鸣声。船身是鲜艳的红色,夺目。

有一个同学叫李榕。他家住河这边,我外婆家住河那边。每天放学,我俩总是一道。走到渡口,我等船过河,李榕继续向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家。

李榕个子不高,黑黑瘦瘦,头发横七竖八地立在头上。他习惯没事就用手在头上胡乱抓一把,本来就像草窝的头发更加乱糟糟。放学时,老师在校门口给我们组织队伍:“左转弯的两队,右转弯的两队。并排的同学手拉手。”我和李榕在第一排,他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身后传来“嗤嗤”的笑声和小声的议论,我像触电似的,赶紧把手甩开,他说:“没事,老师都说了手拉手,别管他们说什么!”

实际上,走出校门没几步,队伍就散了。

李榕好动,从不老老实实地走路。他的书包一会儿背在身后,一会儿搭在肩头,一会儿又抱在了怀里,走路也是忽快忽慢,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一会正着走,一会儿倒着走。有时带我走大马路,路过那家“五味书屋”,有时又带我穿

◆ 安庆地理

潜山拾遗

羊咬鱼



远山 李海波 摄

二十三年前,乘火车初到皖山,其时大雾锁山,湿气又重,夜宿山中,山蚂蝗出没,同行中几位女生惊叫连连。历历旧影,如水中之月。庚子年底到潜山,次日午饭后收到一条信息:老龚走了。静坐,良久。与老龚同窗,始于二十三年前。他一向开朗,又热情,脸上常有欢快笑容,英年之际遽然离世于他乡,抛下一家老小。庚子年的伤痛不可数,他人、己者均有亲友接二连三罹病或别离……凡人如飘雪落叶,在生命接续中,为这尘世添过一脉烟火气。

常常,反刍那些逝去的日子,总以为有着或明或暗的草蛇灰线。一个月前,去往京城,为着徽班进京二

百三十周年纪念会,座中人屡有提及当年风头一时无两的潜山人程长庚。机缘凑巧,再次到潜山,再访程长庚纪念馆,把生平往事略略过一遍。经得一番苦寒,梅花分外香,在京城站稳脚跟的程长庚深知台上繁华顶上荣誉得来不易,对待求学的子弟惟严惟勤,每天待练功完毕,他独特的的高亢之声随即响起,“放——学”。

多年前,与张恨水的后人有过叙谈,当时所供职的报社出版有一期专题《潜山恨水》,那也算往日旧话了。张恨水是报人,又是作家,勤于左手新闻,右手文章,他所用笔名甚多,“程大老板同乡”是其中一个,乡土荣

耀可感。今日的张恨水纪念馆毗邻程长庚纪念馆,倒也是巧合。张恨水本人留给故里的荣光同样突出,他自号天柱山樵,亦有“天柱山人”笔名,并频以天柱山作为作品背景。天柱山永久地进入张恨水所创造的文字世界,更早的,则是因了李白、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人的吟诵,濡染了文学色彩。

宋人写诗长于说理,三十四岁的王安石前往舒州任职途中,经过含山褒禅山所写的《游褒禅山记》亦即以事明理。“水无心而婉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默诵半山诗作时,人已坐于车上了。欲坐石上以忘归,不过是短暂之念、一时之举罢了。从车窗外往外看,苍穹下的潜山县城到处是一簇簇新亮的房屋。车速较缓,瞥见朝东的一处低矮房子,门前有弯曲的柳树,柳树的瘦枝接近了水面,类似故里一角。

在潜山,又一日。抽空去了痘姆乡。痘姆陶古窑地处的环境颇有古气和民俗味,那些各式各样的陶器不仅古拙,也有精巧到匪夷所思的。睹物而勾起方言,老家方言中,称呼母亲为“姆妈”,“姆”字发声属鼻音,那发音里大约有古意。又想起故里早已关闭的一个生产坛坛罐罐的民窑以及曾踏访的邻乡孔城古镇,那镇上有一座痘神庵,供奉着所谓掌管天花和麻疹的痘神娘娘。潜山潜水间,痘、姆、陶三字的组合,宛如诗意天成,又如那河水静静地流淌。

逗留潜山博物馆之际,选了本《潜山馆藏撷珍》,为的是过过瘾,冀图与幽渺的生命旧味相连。向来爱古迹,潜山的薛家岗遗址心向往而身未至。数千年前,先人在这一带留下灼灼其华的手工作品,有玉质,有泥塑,有陶器……肉体消亡于长河落日的深处,一丝丝光亮却从那一端投射出来,与旷野的风一起,融进今朝的大地山川。

夕阳真美,绮丽霞光里,他站在三三两两等船的大人间,显得瘦小而孤单。

第二天,李榕并未到学校,后来一直没来,我才知道他转学了,跟着母亲去了外地。

半个月后,我收到李榕的一封信,他告诉我,那天放学回家,看到院子里的枣树上挂满了枣子,就用棍子打了一把下来,撒腿就跑,想赶紧送给我。为此,奶奶责骂他,说枣子还没熟呢。

我给他回信,因地址不详被退回,再无音讯。

从此,放学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依然像李榕一样,隔三岔五地换着不同的路线走,一个人路过书店,一个人抄近路,一个人“攻克堡垒”。



◆ 流年碎影

河岸边的少年

吴婷

巷子,得意地说这样会近些,有时让我觉得路线已经偏离,他说咱们攻克一个“堡垒”就回家……一路上,他说个不停,说他打架是因为那家伙总欺负人,他早就看不顺眼了,说老师喊他到办公室去挨训时他如何应付,说电视剧里的桥段太俗套……我没想到这个在课堂上被老师提问时一句话都不说的男生,也可以滔滔不绝。我很羡慕他还可以看电视,我爸妈是不给我看电视的。

偶尔,他也有安静的时候,低着头,沿着路牙子,边走路边踢着石子,闷闷的,不说话。我想,他可能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有一天,放学晚了,开船的人已下班,我没赶上渡船。妈妈骑车从桥上绕过来接我。妈妈后来告诉我,她见过李榕,是她同事的儿子,他父母离婚了,他一直跟着奶奶住。我知道了李榕的秘密,但是

我和谁都没说。

那是一个夏天,夕阳余晖洒在河面上,亮闪闪的。白鹅顶着红色的帽子在河里悠闲地戏水,女人们在河边洗着东西聊着天,男人在树下钓鱼。远处有狗叫,空气里有饭菜香。船靠近岸,站在船头的安全员向前倾着身子,熟练地将绳子一甩,套住了河边的缆桩,他拉着绳索,将船固定。我排在队伍的尾巴上,最后一个上了船。船头较高,不太稳,船员伸手拉了我一把。我仿佛听到身后有人叫我,来不及回头看,待站稳了,船已开动。我看见李榕,他一路小跑到岸边,双手伸直给我看他手心里捧着的东西——一把青色的枣子。他满脸通红,头发长了,东倒西歪的,有几根贴在额头上,显然已被汗湿。船离岸边越来越远,我还站在船头,安全员让我回船舱。船到彼岸,我看见李榕依然站在河对面。那天的